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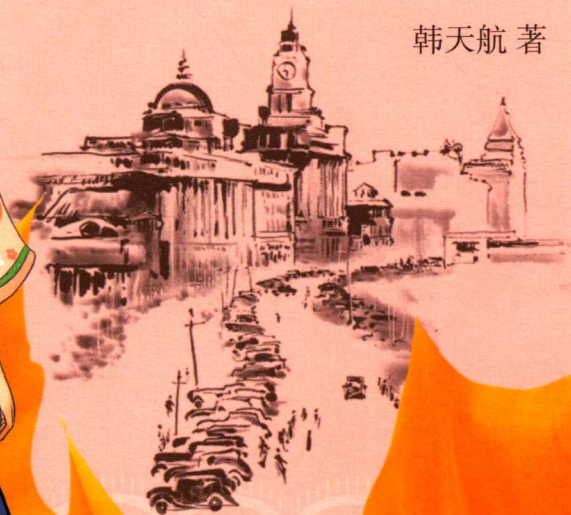
上海滩故事之二

Suzhou
Hepan

苏州河畔

陈舒媛小姐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林益文，那眼神有点痴情。用她的话说，是她阿爸让她来找林益文的。

韩天航 著



米古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上海滩故事之二

Suzhou
Hepan

苏州河畔

韩天航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州河畔 / 韩天航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43-4487-5

I. ①苏…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4082 号

苏州河畔

-
- 作 者 韩天航
策划编辑 庞俭克
责任编辑 申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980 mm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487-5
定 价 39.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93	章八十二第
97	章七十二第
101	章一十二第
107	章二十二第
111	章三十二第
117	章四十二第
121	章五十二第
127	章六十二第
131	章七十二第
141	章八十二第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3
第四章	20
第五章	25
第六章	29
第七章	34
第八章	40
第九章	43
第十章	47
第十一章	53
第十二章	58
第十三章	62
第十四章	67
第十五章	71
第十六章	76
第十七章	80
第十八章	84

第十九章	89
第二十章	93
第二十一章	100
第二十二章	105
第二十三章	110
第二十四章	115
第二十五章	120
第二十六章	125
第二十七章	130
第二十八章	134
第二十九章	138
第三十章	145
第三十一章	150
第三十二章	155
第三十三章	161
第三十四章	167
第三十五章	172
第三十六章	176
第三十七章	182
第三十八章	187
第三十九章	192
第四十章	199
第四十一章	204
第四十二章	210
第四十三章	215
第四十四章	221
第四十五章	226
第四十六章	232
第四十七章	236
第四十八章 尾声	243

第一章

浙江湖州府双林庄的人，没有一个不夸自己庄的风水好的。整个庄背靠着苍翠欲滴的连绵起伏的山峦，而且长年常青。庄子对面又是一马平川。阡陌纵横的碧绿的田野，蜘蛛网一样密布的小河，河面上闪出粼粼的光芒，庄子的四周永远是那样的静谧安宁，有时就是有人在地里劳作，或者喊上几声，似乎也破坏不了这儿的宁静。大片田野的中间，黑瓦白墙的房子淹没在浓密的树林之中。庄子的东面与西面还有两个像镜子一样的湖泊。东小西大，人称子母湖，西为母湖，东为子湖。虽说只是个庄，但这儿的人口与面积却比一个镇还要多和大。一条清水河蜿蜒从庄子中间穿过。庄子上只通水路不通陆路，所以穿过庄子的船只也是川流不息，穿着蓝布粗衣的船娘们，吱吱嘎嘎地摇着船，唱着江南情歌：“姑娘美来姑娘俏，俏美的姑娘永远想的是情郎……”那嘹亮的歌声总是不绝于耳。

双林庄对外只有靠水路，陆路是不通的，更不要说火车了，每天只有两班小火轮能通往外面，不坐小火轮就只能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那种木船或者小舢板了。交通的不便使双林庄几乎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

庄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后门都紧挨着河。只要走出后门，走下台阶，那荡着碧波的河水就在脚下流淌。河水很清，甚至还带着点甜味，淘米、洗菜、洗衣服都用这河水。河的东西两头住着庄上两家最大的人家，一家姓林，一家姓陈。林家是书香门第，陈家是商贾之家。然而林家一直就看勿起陈家，陈家却很羡慕林家。林家虽是书香门第，但也广有田产。因为光靠读书与做学问，是来不了钱的，这点林家也很清楚，于是放下读书人的清高，自上海开埠以来，也有人到上海、湖州等地做生意了。而陈家先是在湖州、杭州做丝绸生意，后来生意也扩展到了上海，据说在上海还做起了房产生意，因为有了钱，陈家的后代

甚至还进入了政界，做起官来，似乎已经有与林家平起平坐的势头了。

光绪八年，林家举人老爷林振泰的儿子林启立又考中了进士，那年的林启立进士及第上榜后的盛况，庄上的人依然记忆犹新，虽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先是穿着马褂的探子飞马来报，说是少爷中了三甲二名进士。举人老爷林振泰听到此报，兴奋得差点晕了过去，给了首报的探子20两银子，那探子得了这一大笔赏钱，也兴奋得差点昏了过去。那探子的后人至今还经常提起此事。因为这20两银子，当时可以买十几亩田地，他们家也从此成了地主。那探子姓胡，叫胡德发，是个苦出身，爸妈都是佃户，从16岁起就到县衙门打杂，总算也端上了饭碗，在京城也就做探子，收取一份报喜的银子，凡是中秀才、中举、进士上榜，他都能钻营着去报喜。当探子，自然每次拿着的好处有时比在衙门里打杂干上一年都要多。

林启立考进士那一年，双林庄风调雨顺，蚕丝也产得特别好，所以那年家家都收益颇丰。林老太爷林举人那天摆宴席庆贺林启立考中进士。林家是个讲规矩的人家，每次家里人考中秀才、举人、进士，都会大摆筵席，不但请亲朋好友，而且把租他家田地的佃户们也都要请来。请虽然都请，但规矩也很讲究，佃户们的酒席设在右门外边的一个大院里，那叫外院。而亲朋好友或有身份的人都在有池有花坛有亭子的内院里。虽然这样，佃户们也很开心，主人家的喜事也是他们的喜事，主人脸上有光，他们也跟着觉得脸上有光，就像大官们家的穷亲戚，一说起某某大官是自家的亲戚，讲起来也是眉飞色舞的，似乎当那大官的不是亲戚而是他自己似的。

佃户们也都提着老母鸡，掂着整筐的鸡蛋，背着糯米糕点前来到席庆贺，说是东家待人和善，积了德，才一次又一次的辉煌。亲朋好友自然也都送有大礼，送钱票、送金元宝，甚至还有送地产、送房子的。唯一让举人老太爷感到不满的是林家的香火不旺，林启立只有大太太生了个儿子，叫林治中，已经19岁，以后再也没能生育。于是举人老太爷不断让林启立娶姨太太，已经有五房姨太太了，但依然只有林治中这么根独苗。林启立进士及第时，湖州的一位叫方伯祥的大丝绸商还送了一套在上海苏州河边的洋房作为贺礼。

街西头的陈家也派人来贺喜了。天不打送礼人，林家虽然看不起陈家，但毕竟是一条街上的乡邻，送来的大礼也收了，席位也同样设在主桌上。不过陈家来祝贺的人只沾了沾席，敬了一杯酒，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也就告辞了。林家的人也不强留，举人老太爷让儿子进士老爷亲自送到院门口，也就算给了面子了。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上的事是马虎不得的，不然会留下诟病，这就不

好了。

100多年来，林家因为祖上曾经是进士及第的书香之家，现在举人老爷的儿子又考上了进士，就更不把陈家放在眼里了。虽然陈家广有田产，城里的生意做得也很是兴旺，但据说陈家的祖先过去是所谓的“江洋大盗”，土匪起家。可陈家从来就不承认，而且对这一点很是忌讳。谁要是敢挖这个底线，重则大打出手，轻则几天几夜地骂个不停。而林家的人却时不时地会去挖这个底线，于是陈家与林家的怨恨便延续了上百年。这怨恨越积越深，像炸药一点就会爆。

读书人历来看不起生意人，更何况是土匪出道的人，更是瞧不上眼。但传说是土匪起家的生意人陈家，当土匪时懂得义气为重，做生意后更讲究和气生财，知道人脉关系的重要。所以无论人上人还是人下人都与陈家有生意上的关系，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为人之道陈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在双林庄，陈家的人缘关系比林家的要好。

只是双林庄的人一提林家仍然是非常的崇敬，有人中过进士，当过翰林，做过知府，出过好几个举人，现在举人老爷的儿子又中了进士，乡里的眼神里充满了敬意。而说到陈家，就没有那份敬意了，生意人不过是有点钱罢了，那品位与社会地位是大不一样的。

虽然陈家与林家结怨有百年之久，但从内心却很羡慕林家不断有人中举甚至考上进士，也总想让自己的子女读书求学，家里出个秀才举人什么的。奇怪的是陈家人在做生意上很精明，但在求学问上却很愚钝，上学的人数也有二三十个，考了二十几年却连一个秀才也没考上。

陈家唯一的儿子叫陈怀海。陈家的那一代也怪！有几房姨太太生了八个子女，七个是女儿，只有一个男孩叫陈怀海。那一年，陈怀海好不容易考上了秀才，但他在的那考场竟发生了舞弊案，那位主考官被罢官投进了监狱。陈家人说舞弊案与考中秀才的陈怀海无关，他家孩子是凭真本事考上的。无论是真本事还是假本事，反正那舞弊案所在考场的考生的功名全都作废，等舞弊案彻查之后再谈。

光绪三十一年，最后一届科举，38岁的陈怀海再一次进乡试，秀才都没考上。庄里人就说看来那年考中秀才是假的，什么真本事，明明是花钱买的假本事。科举在那一年废止了，陈家再也无望去争什么秀才举人，似乎与书生学问无缘了。

林家的求学历史，学问之气，人人羡慕。陈家虽广有家产，生意做得老大，湖州、苏州、杭州、无锡甚至上海，都有陈家的生意，也常请一些文化名人来

做客以附庸风雅，但更被林家看不起，说：“用钱请名人来装点门面算什么！有本事自己家里也弄出几个名人来光耀光耀呀！”

此话传到陈怀海耳里，他气得差点昏了过去。

但陈家对“书香”的追求依然锲而不舍，虽然科举废了，但留学之风渐渐盛行开来。进士老爷林启立的儿子林治中就要出洋留学。

进士老爷也是个很务实的人，虽然熟读“四书五经”，崇尚孔孟之道，但他认为，自洋务运动开始，大清的气数已尽，历史是需要改变的，不能走得太激进，像很多所谓的“有识之士”，嘴上骂着老祖宗，做的却依然是老祖宗的那一套。这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学究似的人物，在康梁变法时竟也同情赞许变法，只是他仍然反对激烈的革命。在他看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一点，激烈的革命后面，会跟着又一次的激烈革命，而后又会有一次举旗造反。《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多次的朝代变更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进士老爷只是心中这么想，但很少表露。与时俱进，进士老爷是很晓得的。那时举人老太爷刚去世不到一年，他就毅然送儿子林治中出洋去留学了。陈怀海一听说进士老爷送儿子去留洋了，于是也送自己的儿子陈嘉禄出洋去留学，说：“出去留学弄点学问回来，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双林庄是个大庄，庄上的一条街横穿东西两头，林家的大宅在东头，宅地占了小半条街；陈家的大宅在西头，也占了小半条街。大街的中间为一片空地。那年的大年三十，两家人都到空地上来放鞭炮，还有许多其他家的孩子，孩子们拥成一堆看着鞭炮齐鸣，大家拍手呼叫热闹非凡。

陈怀海在上海又娶了一房姨太太，是上海四马路上有名的桂馨里的，被称为“书寓”一级的妓女。听说被称为“书寓”一级的妓女是卖艺不卖身的，但世上哪有卖艺不卖身的妓女呢？只不过是“档次”高一点、价码高一点罢了。

这位叫杨芝秀的妓女被娶回来时只有16岁，长得倒是天生丽质，还懂一些琴棋书画，不懂琴棋书画的是当不上“书寓”这一层妓女的。娶回家的第二年，杨芝秀为陈怀海生了一个女儿，过了两年又生了一个儿子，陈怀海为此感到很得意，心想：你林启立只有一个儿子，我现在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一点就超过了你林家。女儿叫陈碧茵，与她母亲一样出落得十分漂亮。儿子叫陈嘉禾，那年12岁了，也长得聪明伶俐，是陈怀海的希望。

林家有一个家丁叫阿鑫的，放鞭炮时是用手拿着放的。12岁的陈嘉禾看到鞭炮嗖一下蹿到天空，然后在空中“呼”“叭”，连炸两声，感到十分有趣，也

学着拿到手上放，陈家的家丁怎么也阻挡不了，结果陈嘉禾点燃爆竹后，在手中炸了，整个脸也被炸得血肉模糊，第二天一早就死了。“书寓”姨太哭死了过去，陈怀海坐在太师椅上，三天不肯吃饭，不肯站起来，大小便失禁，太师椅四周弥漫了屎臭味，他哭骂着说：“林启立，我们两家的事永远没个完！”有人说：“这跟林家无关。”陈怀海说：“是林家的人有意教唆嘉禾这么干的！”

毕竟是死了人了，进士老爷把那个放鞭炮的阿鑫叫来训了一顿。那阿鑫自然不服气，但又不敢在进士老爷跟前顶嘴。进士老爷的三姨太梁月琴是进士老爷最倚重的人，大太太大字不识一个，整天念经拜佛诸事不管。梁月琴本来也是书香门第，但因家道中落，后来嫁到林家做进士老爷的三姨太，成了林家实际上的管家。那阿鑫是梁姨太家带来的。自梁月琴当了进士老爷的三姨太后，家境竟也好了起来，现在梁家在上海也是家财万贯，很体面的人家，所以阿鑫根本不把陈家放在眼里。那阿鑫带着自家的女人坐上林家出门的船到陈宅后院骂：“我怎么教唆你们家少爷了？不作死不会死。”而他的女人更厉害，坐在船头也骂骂咧咧地说：“婊子生下的儿子，自己作死怎么赖上我们了？”然后骂那阿鑫说：“土匪加婊子，这样的人家臭到就不该去闻，你还去染。他们陈家那四姨太是从妓院出来的，陈家的祖上又是‘江洋大盗’，连个秀才都要用钱去买，这样的人家你不躲不逃还要去染，他们身上要多臭有多臭！”此话传到了陈怀海的耳朵里，这种话是最最让他感到揪心的，而且还出自一个家丁的女人之口，于是他拍着桌子骂：“我陈怀海这口气绝不能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让他们以后等着瞧！”

第二章

报仇的事是不能随便乱说的，因为世界上的事真的是千变万化，你是摸不透的。进士老爷的儿子林治中出洋留学几年后又回到了双林庄，西装革履。进士老爷虽有些不习惯，但也没有表示厌恶与反对。林治中说，他可能在家待不上多长时间，想去南方谋生路。其实林治中没有同进士老爷挑明，他想去广东投奔革命党，他几个留洋的同学和朋友已经在那儿等他了。

因为双林庄只通水路不通陆路，所以进出都是靠船只，小火轮、乌篷船、小舢板，林府屋后的河道上船只来回穿梭，十分繁忙。有一天，林治中从湖州坐船回来，船驶过庄子，从庄上通过那条最大的河，河两岸都是房子。船在经过陈家大宅的房子的后院时，他看到台阶上蹲着个17岁的小姑娘，一看就知道，那是陈家大爷与四姨太生的陈碧茵。旁边还站着个姑娘，显然是小姐的贴身丫鬟，虽有些粗相，但脸面也蛮端庄，尤其那双眼睛也是火辣辣的。

林治中与陈碧茵两人一对上眼，都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两人的心都狂跳了起来。林治中被陈碧茵的美貌镇住了，而林治中的英俊与潇洒倜傥的气质让陈碧茵也傻了。船在往前滑去，但两个人的双眼却都情不自禁地一直对视着，直到看不到对方为止。也就在那一瞬间，林治中被陈碧茵征服了，那美丽的面容，那婀娜的身姿，让林治中心醉。但他知道这是陈怀海的女儿，他要想娶这个小姑娘，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但他却很想得到她。

也就在那一天，林家与陈家又发生了一件事。林家与陈家在双林庄边上的扶桑村里都有土地，林家的土地与陈家的土地虽然都是分开的，但也有相互交错的地段。陈家以桑田为主，林家以农田为主，主要是种植稻米。林家有一个大佃户叫吴德全，因为家里人口众多，除了租林家的稻田外，也租了一大块桑田。女人采桑养蚕，男人插秧种稻。

林家是个讲究孔子“仁德”的人，所以租金也并不是很重，再加上吴德全一家又都是吃苦耐劳的人，所以虽是佃户，但生活也还过得很不错。吴家桑田的边上就是陈家佃户的桑田，陈家那佃户是陈家的本家，叫陈风林，两家承租的桑田只隔了一道田埂，而田埂也是弯进去弓出来，有点交叉在一起的。

那是个四月天，风和日丽的，吴家刚过门不到两个月的儿媳妇巧娣，长得漂漂亮亮，小小巧巧，走进桑田采桑叶，采满几大筐抬走后，她手上挎着的采桑叶的筐子里采的叶子不满，自己眼前树上的桑叶又采完了，就顺手到紧挨着的陈家的桑树上也采了几叶，装满了筐子走出桑田准备回家。吴家因为租的是林进士的土地，主人的身份，就是租地的佃户的身份，所以也不太看得起“江洋大盗”出身的陈家的佃户。于是陈家的佃户陈风林一家人也憋着一肚子气。

陈风林虽是个佃户，但与陈家太爷陈怀海还连着点亲缘关系，陈家在双林庄上也占了半条街了，虽说读书上不及他林家，但在财富上、官场上，并不在林家之下。由于两家的主子不和，所以吴德全与陈风林这两家人许多年来不但不往来，遇见时一个个都像乌鸡眼似的，充满了仇意。

刚进门两个月的吴家儿媳妇巧娣还不太知道自家与陈家的这种关系，以为采上那么几片桑叶，第二天再到自家的桑田里采上还了就是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她不知道她已闯下大祸了。有人说，北方人火暴性子，动不动就拔刀相斗，却不知道江南人说话轻轻柔柔的，性子暴起来不见得比北方人低上一头，尤其是长期仇恨相处的两家，干柴烈火，一小点火星子就会爆炸。

陈家的长嫂，50岁了，名字很好听，叫阿娇，但腰粗得像个大水桶，脸胖得像水泡胖了似的，再加上那一对暴出的金鱼大眼睛，当地人都叫她金鱼大眼睛阿娇，她也正在自家的桑田里采桑。吴家儿媳巧娣采她家桑叶时，她在几十步远的地方看到了，也不吭声，等到巧娣采完走出桑田，往家走时，阿娇便大步走出桑田，拦在巧娣跟前，怒目而视，那一对大眼睛就快要飞出来了。接着她狠狠地甩了巧娣一巴掌，又夺过巧娣的挎篮，把里面的桑叶全倒在了地上，用大脚把桑叶踩得稀烂。巧娣去夺她的篮子，阿娇又给了她一巴掌。巧娣长得小巧娇嫩，她知道根本不是那五大三粗的阿娇的对手，于是大声地哭着要往回走，但突然阿娇飞过来的空篮子又砸在巧娣的后脑勺上，那委屈真正是受大了。巧娣也不去拾那个自家的空篮子，飞也似的奔回家里，脚脖子还在田埂上崴了一下。被打得红肿了的双颊，又瘸着个脚，满脸的泪水，她那狼狈的模样，让谁都看着可怜、心疼。

巧娣走进院门口时，50岁的吴德全刚干完地里的活回来，坐在小竹椅上抽

水烟，准备吃中午饭。一见巧娣那情景也吓了一跳，一问情况，全家二十几口子都愤怒了。尤其是巧娣刚结婚不久的男人吴六苗，正处在与巧娣新婚中那甜蜜劲正浓的时候，听到他的女人受到陈家这样的欺辱，说：“阿爸你可勿要拦我的事，我今天不跟他陈家拼出个你死我活，我就不是你的儿子，也不能姓吴！”

吴德全看到刚进门的儿媳妇被打成这样，也是火冒三丈，放下水烟罐说：“早就该教训教训陈家这帮子乌龟赤佬了，今天倒是他找上门来，敢欺负到我吴德全头上来了。”

吴德全老头还没把话说完，吴六苗已经双手紧握根扁担，直奔陈家而去。接着吴德全老头领着三个儿子与三个儿媳妇也跟了上来，手上也拿着锄头、镰刀棍棒等家伙，直奔陈家而去。

养蚕人家里都有蚕房，蚕房要保持一定的湿度与温度，家里面也有人值班。那天在蚕房值班的是陈家的二媳妇王阿菊，王阿菊长得五官端正，做事儿也心细，因为那时节蚕已开始吐丝结茧，正像稻米固穗一样，面临着一次收成。

这时巧娣的男人吴六苗突然冲进蚕房，把一个个搁在木架上的直径有一米多的养着蚕的箩筐打翻在地，白花花的蚕被踩烂，体内溅出绿绿的水浆，包括那些正在结茧的蚕宝宝。王阿菊吓得冲出蚕房，大声地喊叫：“救命啊——”正在地里干活的陈家的儿子儿媳妇都急急地奔回来了，也有八九个人。这时吴家也聚集了十八九个人赶来了。巧娣看到了阿娇，就指着阿娇对吴六苗喊：“就是她！”阿娇还没缓过神来，吴六苗就一锄头砸了上去。阿娇的头盖崩裂，血与脑浆流了一地，横躺在地上。毕竟吴家有十几个人，而陈家只有八九个人，根本不是对手。

陈凤林老头一看势头不妙，便大喊一声：“都快逃。”陈家的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以及小孩都撒腿就跑，一会儿窜进桑田，不见人影了。大媳妇阿娇已断了气。这时吴德全看到陈家已是一片狼藉，人也逃走了。吴六苗建议把房子也烧了，吴德全却说：“我们吴家是正经人家，是进士老爷家的佃户，又不是强盗土匪，烧房杀人那是土匪强盗干的事，我们只是报仇。仇报了就行了，留下房子，给人一条生路，教训一下就行了，把事情做得太绝了，老天爷会有报应的。”于是吴家人浩浩荡荡地得意地回到了家里。

但吴德全是个聪明人，也是个多少知道点法理的人，知道打死人是怎么也要吃官司的。杀人偿命，你不管是故意也好，误杀也好，这牢狱之灾总是逃不掉的，只能在律法范围之内，把吴六苗的命保住就是万幸了，这是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的。他想怎么也得得到东家林进士那儿去讨个主意，于是就带上吴六苗直奔双林庄林进士的府上去了。

陈风林老头带着全家也逃出了扶桑村，进了双林庄，来到了陈家大宅前，他们齐刷刷地都跪在了陈家后院的院门口。陈家的女佣杜大嫂认识陈风林，就说：“陈老头，怎么啦？”

陈风林说：“杜大嫂，我们想见陈老太爷。”

杜大嫂说：“出啥事体了？哭作无赖的。”

陈风林说：“死了人了，是被吴德全家的儿子吴六苗用锄头砸死的。”

杜大嫂是知道陈家家里情况的，说：“啥人被打死了？”

陈风林说：“大儿媳妇阿娇，她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说着痛哭流涕。当然，这既有真情的流露，也有作秀的成分，因为主要是想能见到陈老太爷。

陈怀海大爷穿着长袍马褂，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托水烟枪，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虽然陈家没有像林家那样出进士举人，但从第二代起也考过秀才，就是屡试不中。科举废除后，考秀才中举人已都无望了，索性做起丝绸生意来了。发了财后，陈怀海的弟弟陈怀洋用钱捐了个官，做了杭州督办府的协办，也算是个风生水起的人物。

陈怀海大爷托着水烟枪，吹着卷烟纸，咕噜噜地抽了两口水烟，大胖子女佣杜大嫂就进来通报说：“陈风林全家老老少少八九口人跪在了后院门口，说是要见太爷。”

陈怀海一听是林家的佃户仗势欺人，打死了他家的佃户，就想起了自己心爱的儿子陈嘉禾的死，于是气与恨也猛地涌上了心头，说：“杀人偿命，报官了没有？”

陈风林说：“还没有，先来请太爷的示下。”

陈怀海说：“先去报官，报了官再说。吴家死人了没有？”

“没有。”

“没有那就好办了。陈风林，你与你儿子先去报官，其他的都回去吧，我这里管不了你们这么多人的饭。在打官司的这两天里，陈风林你们父子俩可以在我们家的下房里住，你们两个人的饭我还管得起。”

“谢谢太爷。”陈风林感激地说。

“陈祥，”陈老太爷叫他的家丁说，“拿上我的帖子，带着他爷俩到县衙门去，谁让陈风林是我们家的佃户呢，打狗也要看个主人，陈风林家里死人的事我们不管谁管呢。”

“是，老爷。”当家丁当惯了，跟主人说话时腰总是有点弯，不过他再次提醒陈怀海说，“老爷，吴德全可是林进士家的佃户。”

“是林家的佃户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一个读书人家的佃户都这么张狂，也不好管教，书读到哪里去了？他们家的人更应该知书达理才对。”

“老爷说得是。”

陈祥带着陈风林去告官那阵子，吴德全也领着吴六苗来到林启立家。进士老爷听了吴德全那么一讲，闭着眼睛说：“你们有两个不是，一是不该去人家地里偷摘人家的桑叶；二是不该去人家家里打死人。打死人是要吃官司的，这点道理你们还不懂吗？”

“老爷，那是误伤。”

“死了人了，一命抵一命，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知道吗？”

“治中。”他叫儿子林治中，说，“拿上我的帖子去县衙门，带着德全和他儿子六苗，一是去看看，二是讲清打死人的缘由，那是冲动，误伤了对方那个先动手打人的女人。请县老爷酌情处理吧。”

林治中说：“是。”

吴德全是摇着船来的，去县衙门也得摇着船去，陆路也可以走，但那要过好几座桥，就得绕好多弯路，还不如摇着船去得便捷。但从林家到县衙门得从陈家的后院过。林治中、吴德全坐在船头上，吴六苗在船后摇桨。

吴德全问林治中：“少爷，这样一来，六苗要活不成了？”

可船尾的吴六苗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嘎吱嘎吱地摇着桨。

林治中知道这船要经过陈宅的后院，心头突然又涌起那天见陈碧茵的情景，心想今天能再见一面就好了。现在林家与陈家的佃户们在闹事，也搭上了他林家与陈家过去的怨恨，但林治中根本就没把这事搁在心上，就是想能有幸再见一面陈怀海的女儿陈碧茵。留洋回来后，进士老爷又让他穿上了长袍马褂。现在是初夏，他穿着绸丝的对襟白色真丝衣服，那衣服在潮湿的微风中飘抖，他说：“现在是民国了，做什么事都得有个法律依据，你那是误伤杀人，与故意杀人不一样。命不一定丢，但牢是一定得坐的。”

吴德全顿时泪流满面，说：“他可是家里的一根柱子，他就是不死，也得坐一辈子的牢，家里没有他，这个家可就少了……唉，几片桑叶的事，却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林治中没想到的是船淌过陈家后院时，陈碧茵又在河埠头的台阶上捶衣服，说是洗衣服，其实是在玩水。她好像知道今天林治中会路过这儿似的，早早地来到河埠头，看着林治中坐的船朝她这边驰来，她赶忙抬起头朝林治中一笑，眼盯着林治中不放。林治中心中荡起了激情，也朝她笑笑，笑得很媚。陈碧茵

的脸顿时变得粉红，林治中的耳根也跟着发热。这时两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在燃烧，恨不得马上能冲向对方，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黏着不放。但船一瞬间从陈宅的后院划过去了，过一座桥后，双方都看不见对方了，一种失落像铁锤一样地捶在了两个人的心上。林治中想，我一定要再见到她……

吴德全只想着自己的心思，没有看到林治中与陈小姐眼神相交凝聚的那一幕。吴六苗只是看着河水摇着桨，也没有注意那一情景。吴德全知道那是陈家宅子的后院，于是骂了一句：“土匪、强盗的种，杀千刀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林治中心中倒有些不以为然，是你们吴家杀了人，他们陈家又没有动手，是你吴六苗的媳妇偷摘了别人家的桑叶，挨了陈家媳妇的打。你们吴家有错在先，现在又打死了人，父亲让他陪他们到县衙门，无非是能刀下救人，设法免个死刑罢了。但吴德全的那声骂，林治中也没法表态，只对船尾的吴六苗说了声：“快点划吧，晚了，衙门就要收班了，从双林庄到县上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好嘞！”吴六苗笑咪咪地起劲地划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打死了人，肯定要坐班牢的。林治中想，愚钝啊！愚钝的人就是这样，不知道他为啥要活在这世上，做了打死人的事要担责任的，他都一无所知。林治中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无奈。

天色暗下来，船摇到了进县衙门的那条街的河边的小码头上，他们来到县衙门，看到陈风林与他的大儿子陈登顺已经在县衙门了。

陈风林看到吴六苗，指着他对赵县长说：“他就是打死我儿媳妇的吴六苗！”

赵县长说：“扣上！”

吴德全一下就吓蒙了，扑通跪在了地上，连磕着头说：“县太爷饶命，县太爷饶命……”

陈风林在一旁冷笑着说：“杀人偿命，自古如此，别仗着林进士的后台就敢杀人。”

林治中看了一眼，冷冷地在一边站着，什么话也不说。

吴六苗被用铁链子扣了起来，才知道事情有些不妙，看着林治中，不知说什么好。吴德全仍跪在地上，抬头乞求地看着林治中。这时陈风林与陈登顺也看到了林治中，知道是林进士的大少爷，本想很得意地扬长而去，这时也站住脚，不挪步了。这可是进士老爷家的少爷啊！

赵县长一看是林治中，两个忙都相互作揖。

赵县长说：“治中少爷，你怎么也来了？”

林治中说：“我家的佃户犯了法，家父特地让我把他送到县衙门来自首。”

赵县长说：“到底是进士老爷知书达理，佃户犯了法，还让他的儿子亲自带着前来自首。”他看到陈风林父子俩还站在门口，就说：“你们回去吧，你们没看到吗？犯事的人我已经扣下了。”

陈风林父子这才挪着步子走出衙门，到了衙门口的台阶上还回头来看看。

赵县长看到吴德全还跪在地上，就说：“起来吧，儿子犯了事，再跪也跪不掉你儿子犯下的事呀。”

吴德全又磕了头说：“求大老爷饶命。”

赵县长说：“我会秉公执法的。”

这时吴六苗已被差役拉着带走了。

赵县长一摆手说：“林公子，里面坐。”

林治中跟着赵县长往里走时，吴德全也想跟着进，林治中说：“吴德全，你到船埠头等我吧，我同赵县长说上几句话就回到船上去。”